

帝台娇



纳兰初晴
◎著

他是王朝最精明睿智、
冷血狠辣的少年天子，削藩夺位，皇权在握。
她是南唐最神秘传奇、惊才绝艳的长公主，
平定内乱，扶持幼帝。

他要统一天下，她要保家卫国。
他寻遍天下要将她杀之而后快，
她却在他的后宫步步高升，宠冠六宫。
终有一日，当她隐秘的身份被揭开，他是否爱她如初？
亿万粉丝翘首期盼，纳兰初晴最新古典言情力作！
看一出腹黑帝后相爱相杀的宫廷传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帝台娇

【上册】

帝后妖

纳兰初晴
◎ 著

【上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台娇 / 纳兰初晴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229-08857-6

I. ①帝…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589号

帝台娇

DITAIJIAO

纳兰初晴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罗玉平

责任校对: 刘 真

装帧设计: 意书坊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40.5 字数: 860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8857-6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玄唐国破	/001
第二章	初入宫闱	/017
第三章	晋为贵人	/032
第四章	仇人见面	/048
第五章	金花谷主	/062
第六章	天罗地网	/074
第七章	其智若妖	/088
第八章	百鬼密林	/107
第九章	圣宠渐深	/125
第十章	新欢旧爱	/136
第十一章	子嗣之祸	/150
第十二章	太后回宫	/169
第十三章	靳老夫人	/201
第十四章	姐妹相争	/212
第十五章	心凉如雪	/225
第十六章	欲加之罪	/240
第十七章	公主夺爱	/258
第十八章	暗生情愫	/277
第十九章	我的公主	/298





第一章 玄唐国破

玄唐第十二代玄唐王驾崩，玄唐陷入内乱，四位亲王纷纷想要手握皇权，然而相互倾轧之下相继倒台，最终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十六岁少女扶持年仅十岁的皇弟登上玄唐皇位。

新皇凤景十岁登基，年号太平，尊长姐凤婧衣为玄唐长公主，又称“太平长公主”。

凤婧衣出入朝堂，代君执政，成为玄唐历史以来第一位手握政权的传奇女子，名动天下。

玄唐，太平三年。

外有大将军上官邑手握兵权镇守边关，内有长公主手握政权震慑朝堂，强强联手励精图治，国力日渐强盛，深为玄唐百姓所称颂。

金陵为玄唐国都，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灯笼，以庆下个月玄唐长公主与大将军上官邑的大婚之喜。

王宫，飞凤阁。

一身绯红嫁衣的女子自内殿缓缓步出，长长的裙摆拖曳其后愈发显得她迤逦婷婷，绝艳惊人。

“我说你们，一件喜服能做成这样子？”

“玄唐的长公主成婚自然是举世无双的盛事，皇姐说了婚事交给我和素素办的，你和大将军就安安心心地等着成亲就是了。”玄唐小皇帝笑咪咪地说道。

凤婧衣敲了敲他的额头，教训道：“你要我们安心，就好好跟着太傅学习，早些亲政

才是正事。”

小皇帝抚了抚额头，一脸讨好地笑道：“当务之急是皇姐和大将军的婚事，等你们成了婚，朕也就安心地跟太傅学习治国之道了，是不是？”

“知道就好。”凤婧衣望了望刚满十三岁的皇帝，卸下朝堂之上的威严之色。

“这身嫁衣可是我和素素亲自监督尚衣局赶制的，你喜不喜欢？”小皇帝问道。

母妃早逝，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都是皇姐护佑他长大，他的皇姐要出嫁了，他一定要她成为天下最美最幸福的新娘子。

“喜欢，就是……太过奢华了。”

“怎么会？”小皇帝说话间，回头望了望立在一旁有些走神的女官，“素素，你说皇姐现在是不是很漂亮。”

上官素怔怔地望着红衣绝艳的女子，怅然出神。

“素素？”

上官素修地回过神来：“啊？”

“你最近怎么了，老是心不在焉的。”小皇帝走近，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大哥成了亲，我皇姐就是你大嫂了，难道……你不满意我皇姐嫁给你大哥？”

“长公主与大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怎么会不满意？只是最近没休息好，没什么精神而已。”上官素笑了笑说道。

“那还差不多。”小皇帝满意地笑了笑，看到一身嫁衣的皇姐眉目含愁，“皇姐，你怎么也愁眉苦脸的？”

“前线已经数日未有消息回来，我只怕战事有变。”凤婧衣道。

她自然希望他们能如期成婚，可如今正值大夏与玄唐交战之际，邑哥哥虽然谋略过人，骁勇善战，但玄唐军队又如何比得大夏的兵强马壮？大夏六个月未攻下玉霞关，只怕大夏皇帝会亲自出手了。

“大将军知道皇姐你日夜忧心，一定会早日打退敌军回来迎娶你的。”小皇帝笑着安慰道。

大将军是玄唐的英雄，也是皇姐的英雄，这么多年不管是在他们姐弟一无所有落魄时，还是权倾玄唐的风光时，大将军始终陪伴在姐姐身边，成为她最坚实的依靠。

突然，宫门处传来鼓声，那是前线加急奏报入宫的讯号。

“我去看看。”她顾不得换衣服便快步出了殿门，绯红的裙摆随风飘飞，绮丽如画。

上清殿外广场快马来报之人一身白孝，高声禀报道。

“长公主，前线八百里加急奏报，玉霞关破，大将军……殉难了！”

这样一道晴天霹雳，震得所有人都蒙了。

凤婧衣不相信听到的话，举步奔下台阶便要自己拿到塘报再看，哪知心急之下脚下一空，风景一把扶住了面色惨白的她。

“皇姐！”

凤婧衣一手扶着他的手，颤抖着声音道：“呈上来。”

风景取过传信兵呈上的塘报，小小的脸上弥漫起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沉重和忧愁。

凤婧衣颤抖着手打开了塘报，茫然地看着上面的文字，似是怎么也理解不了最后那一个殉难到底是何意思。

上官素上前抓住送信的士兵，泣不成声问道：“大哥他怎么会死？他武功那么好，那么聪明，怎么会兵败，怎么会殉难？”

送信兵垂首痛声说道：“大夏皇帝亲临前线，派了一支精兵翻山越岭绕到了玉霞关后，前后夹击我军，大将军……大将军便是死在他的箭下！”

凤婧衣紧紧攥着手中的塘报，仰头望了望九霄之下的风卷云动，生生将眼眶的泪忍了回去，沉声说道：“来人，传众臣到上清殿议事。”

“是。”宫人领命道。

凤婧衣望了望欲要离开的上官素，面目肃然说道：“素素，你即刻将宫中的太妃们都安排出宫，其他的宫人也都打发出去……”

“长公主，你这是逃命吗？”上官素目光如炬地望着她，愤怒地质问道，“大哥是为你镇守边关送了命，你不派兵为他报仇却是要筹划着逃命？”

“不然呢？带兵去把玉霞关夺回来？”凤婧衣目光肃冷地望着年轻的女子，沉声问道，“玄唐有谁能去？你去，我去，还是风景去？”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玄唐亡国？”

“做你该做的事，这是命令。”凤婧衣说罢，拉着风景前往上清殿。

上官素看着一身红衣的女子转身而去，勃然怒道：“大哥看错你了！我也看错你了！你根本不值得他这么多年为你出生入死，你不值！”

凤婧衣没有辩驳，只是挺直了脊背踏进了上清殿的大门。

不多时，百官闻讯齐聚上清殿，谁也不曾料到千年历史的玄唐就要这样灭亡了。

朝议整整两个时辰，百官方才散去，凤婧衣只让丞相上官敬留了下来。

“长公主，您是否已有决策？”上官敬问道。

凤婧衣起身自珠帘后步出，将一卷圣旨双手递过，说道：“这是降书。”

上官敬伸手接过，问道：“真的决定了吗？其实……也可以向北汉借兵。”

“请神容易送神难，大夏想要吞并玄唐，北汉又何尝不想？”她摇了摇头，望向皇帝道，“隐月楼今晚就送景弟去北汉避难，金陵的一切拜托上官大人了。”

“皇姐，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风景泪光盈盈地抓着她的手请求道。

凤婧衣伸手摸了摸尚还稚气的脸庞，笑着说道：“景弟，你到北汉才能安全，安心在那里等着我，等一切安定我会去见你。”说罢，招来宫人护送皇帝出宫去跟接应之人会合。

“长公主你呢？”上官敬问道。



“我要去玉霞关，不管他是死是活，我总要将他带回来。”凤婧衣说着，人已经出了上清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五天后，彭城。

凤婧衣一路马不停蹄赶到这里，然而此时的彭城已经是一片混乱，城中烧杀抢掠的状况比比皆是，可带头的竟然是镇守的玄唐官军。

本以为彭城还能支撑到凤景离开玄唐，也让上官丞相在金陵做好准备，却不想已然是这样一番局面。

于是，她立即抓了身旁一个抢了商铺的士兵，厉声问道：“彭城守将程桐在哪里？”

“你谁啊？”那人一把甩开她，哼道。

“我问你程桐在哪里？”凤婧衣沉声问道。

“想见我们程将军，好啊。”那人说着，一吹口哨叫道，“来啊，把人绑了。”

话音一落，周围数十个士兵都围了过来。

她只想快点见到守将商议好守城事宜，所以便没有出手由他们绑了自己押往军营，可是去了没见到程桐，却是被人关进了牢里。

“谁给你的权力把人关起来，叫程桐来见我！”凤婧衣怒意沉沉地喝道。

那人却是笑意猥琐地瞅着她脸上的面纱，伸了伸手道：“这还遮着脸呢，想必是个还没开苞的黄花闺女。”

“放肆！”凤婧衣后退一步，喝道。

“那我们便放肆给你看看。”那人说着，一把扯下她脸上的面纱，看清面纱之下暗藏的绝世容颜，“没想到还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儿，不过你要想见我们程将军，大约也只能在床上见到了。”

说着，随行押送的几人仰头一阵狂妄地大笑。

“是吗？”凤婧衣冷冷一笑，不畏不惧沉声道，“程桐一个时辰内再不出现在我面前，我可不保证明天他的脑袋还在不在他的头上。”

“就凭你？”那人嗤之以鼻，转身出了牢房哼道，“你放心，彭城难得有你这样的美人儿，我一定会送你到床上好好见见程将军。”

“你……”凤婧衣气得咬牙。

“这里是将军吩咐重点看守的，都给我盯紧了。”那人向看守的士兵说完便大摇大摆地走了。

凤婧衣秀眉紧拧地望着一行人远去，朝中虽有弹劾程桐驭下不严，却不想已经是猖狂到如此地步。

彭城不能再依靠他们了，她必须另寻办法让彭城再多支撑些时日，为凤景离开玄唐争取时间。

“不用看了，就是你望穿了眼睛，他们也不会放你出去。”

凤婧衣闻声转身，这才发现这间牢房之中关的除了她还有另外三个男子，说话的是个蓝袍男子，长相周正，轮廓分明。

他旁边的另一人长相较为斯文，抬眼望了望她，并没有说话。

两人身后坐着一名身披黑羽氅的清俊男子，剑眉英挺，此刻正在闭目养神，虽然囚于陋室却无一丝狼狈之态，反似是身居华室的翩翩贵公子，悠然自在。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凤婧衣走近两步问道。

“我们被劫了财物关在这里，程桐要我家主子写信回家再让人拿银两来赎人，这两天送赎金的人就该来了。”

凤婧衣闻言拧了拧眉，眉宇间怒意更盛，看来得好好处置了程桐才能让彭城稳定下来，只是她孤身前来，不能贸然行事。

“既然你们是生意人，我来跟你们做笔生意如何？”

一直闭目养神的黑衣男子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清冷透彻的眸子扫了她一眼：“你在这个样子，有本钱和我们谈生意吗？”

凤婧衣藏于袖间的短刀一动割开了绳索，步上前去说道：“如果你们帮我从这里出去抓住程桐正法，你们所失财物原数奉还，并赔偿你双倍以补这几日牢狱之灾？”

“这个……”蓝衣人望了望身后的主子，似是等着他的决断。

“凭你？”黑衣公子冷然一笑道。

“凭我。”凤婧衣面色冷肃道。

大夏的军队随时都可能攻城，她没有时间再浪费在这里，必须尽快出去稳定彭城内部，等待驰援的兵马来。

黑衣公子望了她许久，薄唇淡淡一挑：“成交。”

半个时辰后，营中响起号角声，那是主将回营的讯号。

凤婧衣一把火放到了牢房门口，成功惊动了看守的士兵，几人打开门准备查看里面的情况，还没进门便已经被突如其来的飞针击中死穴，而后被人飞快地扒去了军服。

“换上。”她将几套军服一扔说道。

黑衣公子扫了一眼，皱了皱眉，似是不愿意穿这样的衣服。

“牺牲你的自尊心，换你一条命，不亏。”凤婧衣道。

他们就这样直接杀出去，只怕还没有找到程桐，就已经被全军上下围攻，只有这样混入其中才能免于被人发觉。

黑衣公子望了她一眼，伸手拿过衣服套在身上，他身旁的两名随从怔愣了片刻之后，也随之换上了军服。

凤婧衣一人当先走在了最前，黑衣公子紧随其后，几人低着头装作巡营的样子，径直



朝着主帐的方向而去。

“你有多大把握能赢？”黑衣公子低声问道。

凤婧衣没有回答，只是神色凝重了几分，眼看主帐渐近，她不由得握紧了袖中短刀，谁知背后有人大声报道：“程将军，不好了，牢里那几个特别关押的人杀了守卫跑掉了。”

主帐内的一行人掀帐而出，为首的程桐扬手一指“巡营”的凤婧衣几人：“你们，还不去找。”

凤婧衣垂了垂头，并没有动作。

“说你……”程桐身侧的一人大步上前，正准备教训这不懂规矩的属下，却看清了对方面容，大惊道，“你……”

话还未完，冰冷的刀刃已经划过了他的颈项，凤婧衣冲向数步之外的程桐：“掩护我！”

“弓箭手！”程桐一见情形不对，后退数步，大声喝道。

霎时间，周围的士兵，刀枪剑戟纷纷指向四人。

“我投降。”凤婧衣想也没想，举起了双手。

黑衣公子一愣，不可置信地望向身侧的女人，她到底想干什么？

程桐见状，冷然一笑走近前来：“敢在我的地方杀人，好大的胆子。”

“过奖。”凤婧衣宛然轻笑，凤眸微眯暗自数着对方的步子，眸光倏地一寒，手中短刀机关一动，短刀转为长刀抵向对方咽喉，“我不仅杀他，还要杀你！”

围攻的士兵们没有想到已经投降的人会再度出手，且如此之快，一时间都不敢轻举妄动。

“身为彭城守将，不思守城抗敌，却纵容士兵劫掠百姓，你可知罪？”

“你有什么资格向我问罪？”程桐冷笑哼道。

凤婧衣一脚将人踢得跪倒在地，沉声喝道：“当朝丞相的女儿，上官邑将军的妹妹，玄唐长公主的掌事女官上官素，有没有资格？”

她秘密出宫，一向都是用素素的名号，在这样的关键时候更不能泄露了身份。

“喊！”程桐碍于架在脖子上的利刃不敢妄动，面上却无半分惧意，“凤婧衣那个娘们儿，如今上官邑一死，她还能威风到几时？”

“你……”

“玄唐气数已尽，本将军已经收了不少财物，如果上官姑娘识趣跟了本将，咱们一起到塞外落草为寇，兴许还能让你做个压寨夫人什么的。”

凤婧衣手腕一动，割下头颅挑在刀尖，冷冷扫了一眼周围的将士：“玄唐只养守家卫国的士兵，不养欺辱百姓的匪兵，长公主派来驰援的大军很快就到，你们是要在国难当头自相残杀，还是拿起武器守卫玄唐，自己看着办？”

一阵凝重的沉默之后，有人放下了手中的兵刃，随之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了兵器。

凤婧衣缓缓地扫了一眼在场的人，冷声道：“副将何在？”

一人站了出来：“我是彭城守城军副将。”

“我要你做三件事。一、立即派兵坚守彭城等待援军到来。二、将军中劫掠所有财物一天之内悉数还回。三、将这颗人头悬于城中广场，再有劫掠百姓者，就如此人。”凤婧衣沉声说道。

“是！”副将抬头望了望威仪赫赫的女子，有些震惊，有些惭愧。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人却眼前一黑倒了下去，没有摔倒在地，而是落入了有力的臂弯。

不知过了多久，凤婧衣在练兵的鼓声中惊醒，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大帐的床上。

黑衣公子将桌上的药端近前去：“几天几夜不休息，只怕你们玄唐还没亡国，你就先殉国了。”

凤婧衣接过药碗饮尽，而后一掀被子，准备下床起程赶往玉霞关。

哪知，人还没下床便又被人按了回去，一抬头便撞上透彻的黑眸，冷冽而深邃，让人难捉摸。

“你干什么？”

“大夫说你需要休息。”黑衣公子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不可否认这是个美丽的女子，而她的美并不是精美的皮相，而是一种集天地灵秀于一身的美，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光芒，极其吸引人的目光。

凤婧衣一把甩开他的手，冷冷道：“不用你管。”

黑衣公子倒也不再强求，只是笑道：“我听说玄唐女子一旦被人摘了面纱，看了容貌，便要嫁给看了她面容的人，不知是不是真的？”

凤婧衣瞪了他一眼，并没有搭理。

“那个摘你面纱的人已经死了，我是第二个看到你的人，你若是愿意的话，在下可以勉为其难。”黑衣公子笑吟吟地道。

“就算是，你也不是第二个，是你的属下。”

“都说玄唐女子温婉动人，上官姑娘倒是……别致。”黑衣公子上下打量了她一眼，淡笑言道。

“我有事要走了，你们也该走了。”凤婧衣提醒道。

彭城战事将起，这两个人毕竟不是军营中人，再留在这里不合情理。

“那正好一路。”

“我不跟你顺路！”凤婧衣不悦地皱了皱眉。

“你去哪儿我都顺路。”黑衣公子随着她一起出了大帐。

凤婧衣懒得理会，离开大帐去找了驰援大军的将领叮嘱了一番，方才牵了马离开军营，刚一上官道便有马车停在了路中央，车内之人轻挑车帘：“上官姑娘，好巧。”



黑衣公子瞧见她眉眼之间的嫌恶之色，不由得淡淡笑了笑，说道：“我等在这里，只是有样东西要交给上官姑娘。”

凤婧衣只想打发了人走，于是一拉缰绳靠近马车道：“什么东西？”

“把手伸过来。”黑衣公子道。

她抿了抿唇，伸出手去。

黑衣公子并没有给她什么东西，只是在她手心里写下了一个字，而后道：“记住了，这是我的名字。”

“不需要。”凤婧衣收回手淡淡道。

黑衣公子松开手，隔帘说道：“我想你需要记住，也许……我们很快会再见面。”

凤婧衣一扬鞭打马而去，并未放在心上。

此时，她尚不知这个她并未记住的名字，会从此缠绕她的一生，不死不休。

马车停在原地，赶车的蓝衣男子侧头问道：“主人，昨天为什么要帮她？”

车内的人冷声一笑，说道：“我只是想看看，那个太平长公主离了上官邑这个大将军，还能让玄唐太平多久？”

彭城十万兵马死守城池，也只仅仅支撑了十三天便兵败如山倒，大夏铁骑一路长驱直逼玄唐国都金陵。

凤婧衣刚刚自玉霞关回到唐宫，大夏的兵马已经逼近金陵城外，上官丞相向她禀报宫中一切近况，她始终没有再说过一句话，只是目光呆滞地抱着怀中的一个青玉坛，眼底死水一潭。

“公主，大夏已经兵临城下了，你准备怎么办？”上官敬有些紧张地问道。

她是玄唐的掌权人，大夏占领玄唐的第一件事怕就是要找出她这个长公主，届时是生是死都无从知晓。

“上官丞相，请给我一个时辰。”她嘶哑着声音说道。

这半个月她孤身奔赴玉霞关，寻了十天十夜只是在山林深处寻到了残兵带回的一坛骨灰，他们告诉她，她的大将军就在这里面。

她不想相信，可是他们却将他的盔甲送到了她的面前，那副内衬里有着她亲手绣着玉兰花的铠甲，当世不会再有第二件。

上官敬望了望面色疲惫的女子，默然退出了大殿，还给她一片安宁。

凤婧衣静静地望着空旷的大殿，似是看到了那个眉目俊逸的男子，出征之时他就站在那里对她说，凯旋归来之日，便是他们大婚之时。

他从来不会食言，答应过她的事每一件都会做到，可是这一次……他却失信了。

她给了自己半个时辰为所爱之人伤心，怨恨老天的不公，然后收敛起所有的情绪，起身打开了沉重的殿门，准备迎接敌人的到来。

“上官丞相，你率百官和宫中上下带着降书，开城门吧！”她站在金碧辉煌的上清殿外，一如往昔的神色冷静。

“是。”上官丞相深深朝她行了一礼，却又有些担忧地问道，“公主有何打算？”

“你只要记住，从此刻起，这世上再也没有了玄唐长公主，再也没有了凤婧衣这个人。”她说完独自走下了汉白玉的长阶，渐渐消失在殿宇楼阁之间。

然而，她没有离开，只是混入到了宫娥中一起出了唐宫前去献城投降。

玄唐女子未出阁前都是轻纱掩面，她身为玄唐长公主，真正见过她面容的人寥寥无几，宫娥之中留下的大多都是她的亲信。

金陵城外，黑压压的大夏兵马杀气漫天，领兵之人一身银甲在阳光下泛着森冷的光，手中长剑举起正欲下令攻城，紧闭的金陵城却从里面缓缓打开了。

“玄唐丞相上官敬，率唐宫上下向大夏皇帝上呈降书，望夏皇仁爱，免我金陵百姓受战乱之伤！”上官敬高捧着降书在阵前跪了下去，跟随在他身后的百官和宫人亦纷纷跪了下去。

凤婧衣跪在一群宫娥之中，遥遥望了望敌阵之中一身银甲的人影，那就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大夏皇帝——夏侯彻。

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的胜利并没有让大夏皇帝有丝毫的喜悦，一拂袖将手中的宝剑交给了边上的将军，冷笑着望着金陵城外跪了一地的人。

大将军方潜过去拿了降书呈上，说道：“只有玄唐的百官和宫人，不见玄唐皇帝，也不见玄唐长公主。”

夏侯彻眼底掠过一丝骇人的寒光，而后缓缓地将其撕成碎片撒在了风中。

方潜御前行走多年，立即高声问道：“上呈降书也该由你的皇帝和长公主来，怎么轮到你一个小小的丞相？”

上官敬垂首跪着，回道：“长公主和皇上都已不知去向，我等也不知他们身在何方。”

“本将军听说上官丞相一直深得长公主倚重，你怎会不知他们的去向？”方潜声音冷冷地质问道。

“长公主和皇上都已失踪多日，我等确实不知。”上官敬伏首，额头冷汗涔涔。

方潜没有再追问，只是转头望了望一直沉默的年轻帝王，等着他裁决。

夏侯彻拉了拉缰绳，高声道：“朕此行玄唐，只是为了来取一样挂念多年的东西，如果你们拿不出来，朕只有自己带兵进去找一找了。”

上官敬闻言抬头，问道：“不知夏皇所要何物？”

夏侯彻凛冽的眼神扫了过来，一字一顿说道：“朕要的是玄唐长公主凤婧衣的……项上人头。”字字恨意沉沉，断金碎玉。

伏跪于宫娥之间的凤婧衣不由得被震得一个寒战，她想不出自己与这个人有什么样的





深仇大恨，竟让他如此痛恨。

“这……”上官敬无言以对。

夏侯彻冷冷一笑，沉声道：“既然你们拿不出来，那便用朕的方法来解决，金陵屠城，她总跑不掉。”

“夏皇陛下，还请三思。”上官敬带着一干降臣，不住地磕头求饶。

“朕要的，宁可错杀十万，也不放过一个。”夏侯彻冰冷残酷地说道。

凤婧衣跪在人群中，手狠狠抠进地面，石子将指头划得血肉模糊，她也没发出一丝声音。

她只当这个人野心勃勃要的不过是玄唐河山，却不想他处心积虑要取的……是她的项上人头。

残阳如血，天地死寂无声，死亡的恐惧笼罩了整座金陵城。

“夏皇陛下是要找本宫吗？”金陵城墙之上传来女子清冷的声音。

众人闻声望去，只见高高的城楼之上女子一身红衣飞扬，绮丽如画。

“长公主！”玄唐降臣齐齐惊声呼道。

凤婧衣抬头望了一眼，那是她大婚的嫁衣，只是看不清那女子的面容。

“是上官姑娘！”宫女沁芳低声说道，“出宫之时，她说有事一会儿走后面，可是她一直没有出来。”

突然，城楼之上的人纵身跃下城墙，“砰”的一声坠落在城墙之下，鲜血四溅，面目全非。

凤婧衣死死地侧头看着那一片刺目的红，终于在这一刻知道上官素对那个收养入府的哥哥，并非兄妹之情。

可是，她有与他生死相随的勇气，她却不能。

上官敬带着一帮玄唐臣子，哽咽着请求道：“夏皇陛下，长公主已死，还请陛下仁厚，允许我等厚葬旧主。”

夏侯彻却只是冷冷望了望，咬牙切齿道：“丢去林子里喂狼。”

这么死，太便宜她了。

夜幕降临，黑暗笼罩了上京城，也笼罩在每一个玄唐人的心中。

唐宫女眷都被关在了金陵城外一处皇家别苑的废园里，没有灯火，没有食物，只有无尽的黑暗和亡国之伤无声地蔓延。

凤婧衣靠着墙角坐着，眼前不断浮现上官素自城墙之上跳下的画面，一遍又一遍挥之不去……

“沁芳姐姐，有两个姐妹出去如厕，已经半个时辰了都不见回来，会不会是出事了……”一个宫女战战兢兢地问道。

沁芳闻言望一望凤婧衣，起身道：“来几个人跟我一起去找一找。”

几人刚一起身，废园外便传出嘈杂的脚步声，一队夏兵打着火把进了园子，两个衣衫褴褛的女子被人扔了进来，宫女们仔细一看正是出去未曾回来的那两个女子。

“兄弟们，别怪哥哥没想着你们，那两个哥哥是先尝了甜头，这还有一屋子的美人儿，兄弟们大可以慢慢挑。”为首的一名大汉，醉意醺然地大声笑道。

宫女们纷纷往后退，沁芳将大伙护在身后：“你们要干什么？”

“自然是带你们出去好好快活快活。”几个身形魁梧的大汉跟着进了门，邪笑着扫视着屋内形形色色的女子。

“放开我，放开——”一名宫女被人拖了过去，挣扎着尖叫，“沁芳姐姐，沁芳姐姐救我！”

“你们这些畜生，放开她。”沁芳气得发抖，怒声喝道。

“小美人儿，急什么，少不了你。”一名大汉笑着将她揽入怀中，上下摸了几把大笑道，“玄唐女子细腰如柳，果真是不假啊！”

“放手！放手！”沁芳再怎么在宫中见过世面，又何曾遇上过这等不讲理的粗野下流之人。

“玄唐宫女一个个都这般姿色过人，就是不知道那玄唐长公主又是何等倾国倾城的绝色，只可惜就那么死了，不然与她风流上一回，兄弟们死都值了。”为首一身先锋官军服的大汉仰头狂笑道。

裂帛声、淫笑声、惊叫声充斥在废园之中，让人闻之惊心。

一直在墙角沉默的凤婧衣突地抬起头，风一般地卷了过来，一刀划伤擒着沁芳的人，将她拉了回来。

“哟，还有一个更漂亮的。”那人捂着伤口，邪笑着逼近前来。

“这个归我了。”一人说着，放开之前抓住的女子朝着凤婧衣围了过来。

“我是玄唐丞相上官敬的女儿，我要见你们将军。”凤婧衣道。

“等你把我们哥儿几个伺候爽了，就送你去见方将军啊。”几个人说着，便围了上来。

凤婧衣手起刀落，最先靠近前来的一人被划开咽喉，血流如注倒地。

另两人一见，拔刀便砍了过来：“贱人，拿命来！”

凤婧衣仗着身手敏捷将两人毙命于刀下，威严厉厉地说道：“谁再敢来试试？”

一炷香后，她被带到了望月楼，隐约透过碧纱屏风可见里面身形挺拔修长的男人缓缓踱步而出。

“上官姑娘，别来无恙。”

“原来是你。”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那日在彭城所遇的黑衣公子。



凤婧衣颤抖地握紧了双拳，克制着自己想要杀人灭口的冲动。

“我说过，我们总会再见面的。”黑衣公子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天我已经告诉你了，看来……你并没有记住。”

凤婧衣咬了咬唇，却怎么也想不起那天写在手心上的那个字，到底是什么。

“听说，你杀了我三个先锋营的士兵？”黑衣公子面色淡淡，辨不出喜怒。

“他们凌辱他人，不该杀吗？”凤婧衣昂首问道。

黑衣公子在桌边坐下，端起茶抿了一口，问道：“如今玄唐上下都是俘虏，便是将她们悉数充作军妓，也没什么不对。”

“一个女子的清白有多重要？这样践踏别人的人生，你觉得很有趣？”凤婧衣愤怒得有些颤抖。

这一刻她开始明白，复辟玄唐的路远比她所想象的艰难漫长。

黑衣公子面上波澜不惊，说道：“这就是胜利者的权利。”

凤婧衣紧紧攥着拳头，压下心头翻涌的恨火和愤怒，低下头请求道：“请你放过她们！”

她知道，她们所有人的生死命运也不过是这些人的一句话。她杀了三个大夏士兵，事情只怕没有那么轻易了结。可是，那些忠心跟随她的花样女子，不该让她们来承受那样的痛苦。

“凭什么？”黑衣公子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她颤抖地抬起手，解开自己的衣带，缓缓褪下衣衫：“放了她们，我就是你的。”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让这个男人有了兴趣，但他让人把她带到这里来，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黑衣公子噙着笑，饶有兴致地瞧着她宽衣解带：“就算我不放她们，要得到你，一样易如反掌。”

“当然。”她眸光清亮地望着对面的男人，字字决绝地说道，“若要那样生不如死地活着，大不了一死。”

黑衣公子放下茶杯，起身脱了外袍披在她身上，有些好笑：“性子还是这么傲，以后可是要吃亏的。”

“阁下不就是喜欢这个调调吗？”凤婧衣苍白染血的唇勾起一笑间，清冷中透出别样的妩媚风情。

“妖精。”他笑着捏了捏她的下巴，而后负手而去，“我要沐浴了，你进来伺候。”

凤婧衣长长舒了一口气，她想，她赌赢了。

只是，许多人都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今日原本是她与上官邑大婚之日，而这座皇家别苑正是修葺了打算作为他们的婚后新居。

如今，她却是要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向另一个男人献媚承欢。

南方多温泉，宫中别苑都引有泉室。

凤婧衣站在泉室外，潺潺的水声隐约从里面传出，有氤氲的热气扑面而来，她却还是越发觉得自己彻心彻骨地冷。

“若是后悔了，自己走吧。”里面传出男人清清淡淡的声音。

凤婧衣咬了咬有些苍白的唇，举步走了进去，如果她的清白可以救下她们，又有什么不好？

黑衣公子靠在泉池边上，神色慵懒地瞧着步入水中的女子，大约是看多了柔顺温婉的，对着这个冷艳倔犟的女子倒多了几分兴趣。

她站在离他一步之遥的水中，却再也不上前了。

黑衣公子长臂一伸将她拉到怀中，漫不经心地道：“你杀了我三个人，你一个人要救十几个人，怎么想都是我吃亏，你还不乐意了？”

凤婧衣没有说话，只是眼底掠过一丝讽刺，对着一个害得自己国破家亡的仇人，还要她像个烟花女子一般供他玩弄，让她怎么乐意？

她是这么想着，面上却绽出嫣然如花的笑，妩媚撩人：“我是该多谢你的恩典。”

他抵着她的额头笑问：“怎么谢？”

她缓缓吻上男子薄削的唇，却又在他想反客为主之时如一尾轻巧的鱼躲开，一伸手掀翻池边放花瓣的篮子。

他目光灼热地望着身下的女子，沙哑着声音问道：“当真不后悔吗？”

“不会。”她不会后悔，但她会在将来让他后悔所做的一切。

话音刚落，空虚到极致的身体瞬间被填满，她痛得仰头叫出声：“啊！”

一夜抵死缠绵，他一次又一次品尝着身下的女子，时而狂野热烈，时而温柔斯文，直到尽兴之后，方才放过筋疲力尽的她。

凤婧衣起身准备离开，还未下床又被男人勾入了怀中。

“今天起留在这里，天亮了会有人过来伺候你。”他低头吻了吻她红肿的唇，如同最温柔知心的情人。说罢，他起身披衣下床离去。

那人的背影前脚出了门，凤婧衣后脚便起身下床直奔泉室跳入水中，大力地搓洗着身上的痕迹，一遍又一遍……

天亮之时，沁芳被带来了，寻到泉室只看到一身青青紫紫的女子还在发疯一般地搓洗着身上，似是要洗去什么脏东西，却又怎么都洗不干净。

“公主！”她扑通一声跪在了池边。

那一屋子的狼藉，加上这样一身伤痕的凤婧衣，昨夜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昭然若揭。

凤婧衣回过神来，艰难地扯出一丝笑意：“没有再为难你们吧！”

沁芳抹了抹脸上的泪，连忙摇了摇头：“没有，我们都很安全。”

“别哭了，现在保命要紧。”凤婧衣笑笑，一脸云淡风轻。

